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## 一个古老节日的底蕴

□郑劲松

“粽子香，香厨房；艾叶香，香满堂；桃枝插在大门上，出门一望麦儿黄……”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要到了，耳畔情不自禁地响起年代久远的童谣，眼前浮现出包粽子、打糍粑、蒸甜浆粑、挂菖蒲艾草的川南乡村情景。

或许，这正是人作为万物灵长的文化认证：任何节日，都在表达人类的生命意识，储存特定的历史时空，指向消失的旧时光，过节或多或少能唤醒传统。可以说，只要传统节日还在，这个民族的传统就不可能完全走失。端午就是这样一个颇具中国文化内核的节日，维护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脉和中国人的精神图景。

当然，端午也颇具世界影响。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新加坡等国家，经由古代中国的传播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端午传统。近年来，有众多华人生活的欧美国家，端午习俗也渐渐兴盛起来。可以说，端午等节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先声。2009年9月，端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，成为中国首个人选世界非遗的节日，也成为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活化石般的文化“凭证”，确实应该倍加珍惜而心生崇敬。

这个节日值得崇敬，当然不仅因为吃粽子、挂菖蒲艾草等生活习俗，也不仅因为成了一档国家法定假日而给人休闲放松的机会，而是因为它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指向和文化底蕴。都说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，追根溯源一番，依然是一次必要的“文化苦旅”。踏上五千年中华文明之路就会发现，端午至少历经了“生命健康——家国情怀——生活人伦”三重文化境界，印证着大多传统节日从精神气象到生活图景的演进之路。

童年在乡下，端午时，大人一定要喝一点雄黄酒，随后又将碗底的雄黄粉泥给小孩子涂抹在脸上，说是预防蛇虫叮咬。所以，早期端午的本意是逐疫辟毒，是当时的公共卫生日，充满浓郁的生命意识。

在我国，端午还有“端五”“重午”“端阳”等别称，因为古代历法把农历五月称为午月，五午同音，古代通用。五为奇数，属阳，故民间多称“端阳”。防疫内涵则来自另外的别称：“菖蒲节”“浴兰节”“天医节”，这与古老的中医中药直接相关。农历五月，仲夏来临，蛇鼠、蚊虫、苍蝇等害虫猖獗，容易招惹疾病，人们便饮菖蒲酒、雄黄

酒来解毒。南朝笔记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说：“菖蒲、艾条插于门旁，以禳不祥”“戴百索和香囊、长命缕，悬艾人、五雷符、五毒符”等。民间至今还有这样的谚语：“端午节前都是草，到了端午都是药。”人们多采菖蒲、艾叶、苦丁茶、葛藤、兰草等煮水沐浴或晒干入药，以期天助人愿，故称“天医节”。

天医其实就是自然。敬畏自然，尊重自然，道法自然，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维，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观。记得儿时，一到端午，奶奶或母亲就会去山上扯来菖蒲、艾草以及带刺的野草“蛇倒退”或者砍下几把柑橘枝，煮上一大锅水，让孩子们沐浴。药香四溢的童年，充满自然野趣的天伦之乐。

家国情怀是我国很多传统节日的核心价值，也是端午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境界。在民间，端午节有源自纪念楚大夫屈原、吴大将伍子胥和孝女曹娥等多个说法，他们几人都在历史深处雕刻着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图像，值得追怀。但端午主要纪念屈原，这已是共识，屈原灿烂的诗章和伟大的人格，其他人难出其右。

80年前的1940年端午节这天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屈原纪念晚会，倡议将端午节定为中国“诗人节”，第二年即1941年端午节，还真在重庆举行了中国诗人节活动，郭沫若先生还写了《关于屈原》一文，盛赞屈原身上“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、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”，号召民众学习屈原，将抗战进行到底。近年来，也不断有人呼吁将端午节设为中国诗人节，深圳等地已经举办了几届中国诗人节大会。我想，这个动议就是在传承和弘扬着一种厚重的家国情怀。

历史的底蕴仍在，厚重的情怀却会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得时尚轻盈。人们逐渐把一种伟大的精神图像转化而为现实的活色生香，划龙舟和吃粽子成了端午最主要的传承方式。本来，划龙舟源自震慑江中的鱼群，不去打扰江中的屈原；包粽子投江喂鱼，也是期望鱼儿们别去咬食诗人的躯体。现在热热闹闹的形式，是不是把庄重的纪念淡化了呢？我认为不是。文化传承需要轻松，这或许正是告慰诗人：山川依旧，一切如你所愿，而今已是国泰民安。

各式各样的粽子清香中，敬仰先贤的情怀并没有消失。从家国情怀的精神气象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，守着一个古老节日的底蕴，我们会更加自信而美好。

### 我们的节日 端午

# 端午一枝艾 流香满晴川

粽子飘香艾草芳，  
龙舟争渡闹两江。端午，  
这个从久远岁月里走来的民俗大节，至今依然保有独特的魅力。

它是母亲无所不能的利索和女儿心里终究惦着的那一口清甜；它在父亲赠送的《红楼梦》里，寄托着一个把苦日子当作好日子的人对美好的眷恋。从家国情怀的精神气象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，这个关乎纪念、关乎乡愁、关乎亲情的日子，寄托着人们避邪防疫、祈福消灾的心愿。

守着这样一个古老节日的底蕴，我们会更加自信而美好。

## 艾香悠远

□王福梅

初识艾草，是在渝中区学田湾居住的那些年。

每到端午，学田湾下罗家湾这条街很热闹。早上6点过，近郊农户挑着草药来卖，小街人来人往，节气伴着药香，与其他节日不同。

农户用藤蔓把草药扎成把，有艾叶、紫苏、菖蒲、排风藤等，每把5元到10元不等。我家每年都买两大把草药，按习俗在端午这天挂门上。

街上充满自然味道。艾香绵长，紫苏炽烈，薄荷清凉，它们各自香气独特。我的嗅觉发达，深嗅其气味，提神醒脑，心情愉悦而享受。

艾草香气侵占性极强，属草药“大姐大”。先放它们在一起，再将其分开，嗅之，其他草药气味淡化，被艾叶气味裹挟。

艾草气味充盈小街，自然而然吸进肺叶。

平时，汽车尾气、下水道和垃圾气味交织成生活常态。端午这天，草药飘香，视觉与嗅觉都在自然状态中得到洗礼，街道也变得洁净而绵长。即便不买草药，到摊前溜达，也是享受。年长者不舍得离去，坐门店石凳上，深吸气，讲述从前的故事，精神极好。

这些年街市高楼林立，玩乐花样翻新，食物失去自然香味，药香梦一般唤回原始的味道。这样的光景，一年仅此一天，小街居民尤其珍惜。几许药香，携带几许乡野气息，与自然、与天地对话。

后来我家搬出母城，新居后面有片山，山上长有野生草药。春末夏初，从山野走过，阵阵药香扑鼻。

母亲把艾草移栽到后院，她还栽种菖蒲、紫苏、薄荷、五皮风、排风藤等。等到端午，采下草药，熬水喝，剩余的晒干，收藏。

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从《诗经》中第一首诗《国风王风采葛》所写的采艾女子，到我的先辈，我的母亲，辗转千年。古代人们尊称年长者为“艾”，艾草被栽种在诗经中，在远古，繁茂至今。

从土壤中生长的艾草，我认得它的长相及属性。

## 《红楼梦》里过端午

□李毓瑜

汤圆、粽子都是糯米做的，然而在我的脑子里，却搜索不出我家过端午节的样子。

一年四季，我家最隆重的是春节。一年到头窄用宽备，都只为了一个难得的春节，过年的那几天。年过完，宽备尽了，窄用开始，周而复始，为下年的春节作准备。我家的端午也就和平常日子一样，大人不说，娃儿不提，大人不放假，娃儿上学堂。

长大了，自食其力，做了一名伙头军，在医院穿着蓝大褂，与黑呼呼的煤炭、油腻腻的菜板为伍。忙时做饭，闲时喂猪。一年365天，包括大年三十，住院病人不走，医生护士在岗，人要吃猪要喂，我是医院的一枚红萝卜，缺不得席。

端午节，小菜一碟，过不过都在煮饭喂人、煮食喂猪。

有一年，每年一次的探亲假，父亲从泸州回到重庆过春节，送我一套《红楼梦》。他说：“女儿，这套《红楼梦》我看了多遍，送给你。曹雪芹是个伟大的作家，他写尽了人间事，婚嫁嫁娶、衣食住行、佳节庆日。《红楼梦》里，先后4次写到了端午节，你好好看看，弥补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好好过个端午节的遗憾。”父亲说这话时，眼睛潮润。

他的难言，他的愧疚，他的希冀，都凝聚在了那一套《红楼梦》里。

如今父亲早已作古，而他送给我的《红楼梦》，让我时时想起，他的爱，他的痛，他对人生的无奈与遗憾。

他这个日杂货钱的一名小会计，孤身一人在泸，栖身在河边堆满盐巴、木耳、干海椒、生姜的仓库中，一个用板壁隔出来的六平方米小屋，一张单人床、一个竹书架、一个放衣服的硬纸箱子。

每月34元的工资，还债5元，扣出窄用宽备攒回家的过年钱、买书的钱，以及寄回重庆的15元，他的生活里，除了与我们在一起的春节，他没有端午节。

我能想像，作为一个旧时的读书人，他对家人、对传统佳节端午节的那份深恋。

一个孤独的看客，一个性情中人，一个把苦日子当作好日子的人。他把他的无奈与精神，寄托在了竹书架上的那些书，他的端午节在《红楼梦》里。

艾草干细，叶片羽状分裂，阳面呈绿色，阴面色泽灰白，柔软如绒，温柔深情，自然让人想起《诗经》中的采艾女子。

有种蒿草，酷似艾草，两者常被混淆。有次我从外面买回来蒿草，以为它是艾草，母亲说这种蒿草遍野可见，药性不强。母亲指给我真的艾草，要我记住。她说以后她不在，我要知道它们。

仲夏端午阳气旺，万物皆盛，正气聚集，这天草药药性最强，采下的艾草祛病防疫灵验，故有挂艾草、洗草药水等习俗，以避阴邪，祛除瘟疫。

那年端午，我吃了粽子不消化，胃胀气，此后数月不见好。遂求医，检查，服药，停药后反复。看到健康节目讲艾条和艾灸，艾条用绵纸包裹，艾绒制成，用于艾灸。我买来艾条，按照中医专家讲的方法，在腹部艾灸。灸过，胀气明显减轻，连续灸，效果明显。

我还学到艾灸用于身体其他部位。冬春阴冷潮湿，受寒引起颈部疼痛，点燃艾条，放入盒子里，灸后温经散寒，颈部疼痛缓解。

某日，熏香炉内放艾绒，点燃，顿时屋子轻烟薄雾缭绕，艾香弥漫。艾香从客厅渗透到卧室、书房，闻起来极舒服。千年仙草此时化成问候，化成慈祥的老人，香染灵魂。或酣梦，或打坐、看书，因这艾草，温暖生命与灵魂。

今春被禁足在家，山中的草药长势依然，屋后园里的艾草也长大了。

夜晚，清风吹过，不经意间到一缕淡淡的药香。它试探着轻轻地来，神灵般赶上端午这个节气，吐露芳华。循着香气，来到草药地，见艾草已长高到膝盖。

立夏后气温陡升，气候燥热。艾草气味入骨髓，顿觉神清气爽。采集的艾草，经过夏秋季，时间久了，它逐渐干枯，失去水分，而气味还在。思念它时，取下闻之，静待次年端午。

小区“解禁”时，已是暮春。蚊虫在这个闷热潮湿的季节从暗处飞出来，小区先后出现几条蛇，有人说它在端午前出洞，有人说小区旁公园的草被除掉，蛇失去家园，到处游走。邻居泡雄黄酒驱蛇，用艾草驱蚊虫。

母亲收获种下的草药，艾香悠远，感恩天地，致敬先祖。

然而，父亲把他的《红楼梦》给了我，把他的端午节给了我，把他生活中不多的奢侈和享受给了我。

父爱如山。每每看到这套《红楼梦》，想着清苦一生的他，生命中有不可承受的重。

接过父亲的《红楼梦》，我重复着他生命的轨迹，闯荡着自己的江湖。

父亲竹书架上的《红楼梦》，包着厚厚的牛皮纸，被我带到了医院的厨房。在专司烧火的那一周，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，添上几铲煤，再看上几页书。

一个人的江湖，一个人的端午，我同父亲一样，有了自己的奢侈和享受，在《红楼梦》里过端午。

古代民间以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，诸事避忌。端午，亦称“躲端五”。做香囊、佩香囊，门前挂蒲艾，妇孺将虎符系在臂上。香囊里的主要材料是冰片、麝香，可以驱虫蛇。

不仅贾府里的人佩戴香囊，而且还会将精心制作的香囊，送往皇宫里的元春。在第二十八回中，贾元春在端午赐给众人礼物，将宝玉和宝钗的礼物赏赐为一样，不是她弄错了，而是暗藏玄机，隐喻着贾宝玉的婚配应该选择薛宝钗。

在第三十一回中，“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请薛家母女等赏午。赏午，凡端午节吃午饭，饮雄黄酒、吃樱桃、桑椹等时鲜水果，还有赏石榴花等节日活动。”

端午节还有一种娱乐节目，那就是斗百草。

在第六十二回中写道：外面小螺和香菱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豆官等四五人，都满园中顽了一回，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，坐在花草堆中斗草。这个说：“我有观音柳。”那个说：“我有罗汉松。”那个又说：“我有君子竹。”这个又说：“我有美人蕉……”斗草分“武斗”和“文斗”之别。武斗，就是两人各持草茎的一端，然后用力去拉，谁先断谁就是输家；文斗，就是双方像吟诗答对那样互对草名，当一人报出草名，别人对不上时，就算赢了。显然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属于文斗。

自然，也有那为了能在贾府内谋得一点差事做的贾芸，借了银子，在端午节买了一些冰片、麝香等香料来孝敬王熙凤。此时王熙凤正是要办端阳节礼的时节，贾芸投其所需，投其所好，因此深得王熙凤的欢心，谋得了差事。

因为一部《红楼梦》，端午对我不仅是节日，更是一种传承，它承载着父亲的希冀，我的岁月。

## 清水粽

□程华

小时候，端午将至，家家户户都自己包粽子并视之为隆重的仪式。

与拙于烹饪的父亲相比，母亲简直无所不能：腌咸菜、做泡菜、推汤圆、烧青蛙、爆田螺……食材匮乏，愈显她身手不凡。母亲少小离家就读护士学校，后参军，再后来转业成为厂医，天晓得她怎么就会捣鼓那么多玩艺。

就说母亲包粽子，清水粽，那叫一个利索。浸泡过的糯米，湿润润地装满一搪瓷盆子，加上一叠不知从哪弄来的青悠悠粽叶即全部食材；一小捆细麻绳，一双木筷子，一只粗瓷勺子，便是全套工具。见母亲面容庄重地坐下，我也乖巧地搬根小木凳挨着。只见她取了粽叶，横向倾斜着向内卷入，再将后面粽叶朝外包卷过去，噢，一翻一卷就弄出了一只形似漏斗的物件。没待我看清楚，她拿勺子舀一勺糯米倒入“漏斗”，一手握紧漏斗，一手拿木筷子“噼噼噼”将来捣几下，而后用手重重压上几压。我观察到她的嘴角因为用力抿得紧紧的。“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？”“为了纪念屈原呀！”末等母亲说出下文，我赶紧接嘴。尚读小学的我，为能在母亲面前显示我那点知识储备而自豪。

你一句我一句说笑间，紧接下来的动作让我眼花缭乱。但见她十指上下翻飞，一只粽子便已具雏形。随后扯一截麻绳左绕两下右缠两下，不过几秒，粽子便结结实实握在了手中。我兴冲冲地抢过一把粽叶打算如法炮制，可惜看似简单的动作到手里完全走样，粽叶卷过去卷过来终是各自为政，且屡屡与糯米分崩离析。如是折腾数番，我终于失了耐心，丢下粽叶拂袖而去。

待我从楼下疯玩了回来，一大盘青绿的清水粽已热腾腾出锅。我一声欢呼，不顾烫手提起一只，一边吹气一边拿剪刀剪断麻绳，迫不及待剥开紧裹的粽叶。呵！顿时糯米与粽叶的清香相互缠绕直钻鼻

